

舌

世
白
木

雄

舌

世

情

责任编辑 姜 智
封面设计 南 平

乱世枭雄乱世情

马尔科姆·鲍斯著

孙一秋 赵 涌等译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2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310千字 印张: 13

印数 1—80,000册

ISBN7-80061-041-1/I·17

定价: 4.65元



01177804

内 容 提 要

一部令人销魂十分，永远难忘，震惊世界的
性爱与暴力的稀世之作——《乱世枭雄乱世情》

生性风流美国传教士“腓力普”、埃布瑞只身来到光怪陆离的“东方巴黎”——上海。他被一帮以暴力、奸淫成性的变态狂绑架，在乌七八糟的魔窟里，他第一次目睹这帮男男女女疯狂的杀人和奸淫场景，他的生理产生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冲动，在一个柔风温馨的夜晚一直默默爱恋着他的妓女傅芳让他品尝到了肉欲的快感。从此他变的极端粗暴和纵欲。

命运的契机使他成为一个职业杀手和保镖，威震上海滩，惹得许多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爱上这位既风流又粗暴的美国情种。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妇维拉，用性感而迷人的肉体挑逗他进入鸳鸯帐里共同享受到原始的性爱。

全书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复杂。从血腥恐怖的谋杀到荒唐放纵的淫乐；从中国政坛国共高级将领政治斗争到他们的隐秘私生活；从军阀与黑社会的勾结到众多妓女的皮肉交易，都作了最详尽而完整的披露。

这是一部震惊世界的性变与暴力力作，令人断肠，令人难忘，令人刻骨铭心，回味无穷。

主要人物表

腓力普·埃布瑞——美国传教士，到中国后落入土匪集团成为职业杀手。维拉的第二个情夫，唐生德的保镖和情敌。

唐生德——山东保安军司令，著名的少壮派军阀和侠客，俄国性感女郎维拉的第二个情夫，后因贪恋女色落入蒋介石的圈套被密谋捕杀。

维拉——白俄流亡贵族，到中国后变为高级妓女，以其美色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

科瓦尼克——俄国人，到中国后沦为妓院保镖和乞丐。

艾利克·卢克纳——德国军火商，维拉的第一个情夫。

奥尔加——俄国女郎，上海滩高级妓女。

张作霖——统治东北的大军阀。

付芳——中国美女，埃布瑞在匪穴的情人，军妓。

蒋介石——国民党元首。

张宗昌——外号“老狗肉”，嗜色成性的大军阀。

“来支烟吧。”火车包厢里，那个留着胡子的老人问他对面的一个白人小伙子。

“不，谢谢，我不抽烟。”小伙子回答道。

老人的身体往前一倾，微笑着。“是美国人吗？”

“是的，”

“美国的什么地方？”老人继续问道。他是德国人，眼睛湿漉漉的。

“康乃狄克。”他记起父亲曾经说过，眼睛湿漉漉的人多半都是酒鬼。

“康一乃一狄一克，”老人吃力地重复着。“在美国东部吗？”

腓力普·埃布瑞点点头，转过身子看着窗外。那德国老人还想同他练习英语，但埃布瑞可没兴趣讲述他在康乃狄克的平淡的生活。这是一九二七年，窗外是中国的山山水水。

一会儿后，一个中国侍者送来了早餐。那德国老人一边吃着鸡蛋，一边又开口了：“您在康一乃一狄一克学过中文吗？”

年轻的美国人又一次感到很沮丧，他一直希望人们会认为，他是来中国后才学了一点中文的。“我在大学里学过。”他说。

“是在教会学校吗？”

“什么？”

“教会学校，不对吗？我想，您是个传教士。”老人得意地说。

“是的，我是个传教士。”埃布瑞说。

“七年以前，我来过中国，那时，这儿还挺不错。可是现在……”德国老人继续说，“在这个春天，在上海，一会儿是这支队伍，一会儿是那支队伍。爆炸、杀戳、青帮。”他拿起刀子在脖子前一划。”孙传芳将军来了，杀上一阵，蒋介石将军来了，又杀上一阵。我在上海曾看见一个邮包，是一个篮子——”

“篮子？”

“装着头颅的篮子。”

“是人头吗？”

老人端详着已被打动了的埃布瑞。“就在大街上，人头装在篮子里，直惨啊，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他说完，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火车慢了下来，一个站到了。埃布瑞看到站上挤满了农民，当车停住时，一群群的乞丐在车窗前伸着手。警察在努力维持秩序，人群呼声连天，喧闹无比。埃布瑞本想好好地看看苏州，这座园林之城，但拥挤的人流挡住了他的视线。

“这儿就是苏州，”德国人说，他指了指车站的前方。“知道吗？那儿就是弼师园。”

一会儿后，包厢门打开了，一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把两只大大的旅行包放在行李架上，一屁股在德国人旁边坐下来。车开动后，这个新来的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泰晤士报》，独自在那儿看起来。

在德国人的整个滔滔宏论中，那个新上车的人一直在读《泰晤士报》。现在，他掏出一个烟斗，埃布瑞的注意力又转到窗外去了。那大片大片的麦地，纵横交错的湖泊，依依的垂柳和围着土墙的农舍使他耳目一新。他，腓力普·埃布瑞，现在正在中国；二十三岁，在中国，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他不用

再听父亲讲述印度的故事了。而在这片土地上，在窗外，他将开始他的征程。

“自来水笔，是叫自来水笔吗？”

埃布瑞极不情愿地答道，“对的。是叫自来水笔。”

“我说得要好些了吗？”

“嗯，要好一些。”

“我在练习我的口语，我还没忘记。”德国老人高兴地说。“哎，传教士，你要到哪儿去传教？”

“哈尔滨。”

德国人咯咯地笑了起来。“哈尔滨？那儿有好多日本人和俄罗斯人。”他转身向旁边那个正在抽烟的新旅伴，仿佛是要他来证实他的话似的。但那人却一声也不吭。“俄罗斯人，他们会偷掉你脚上的鞋子，他们有一股洋葱味，要喝很多伏特加。”德国人一口气说完，又转身问旁边的那人，“您是英国人吗？”

那人点点头，但表情很冷漠，一时间，车厢里静了下来，谁也没有说话。火车正在穿过扬州南岸的一座大桥，埃布瑞看着江上的船，说，“我想马可·波罗一定到过这地方。”但是这次没人搭理他，德国人在忙着吃他的桃子，英国人则在忙着读他的《泰晤士报》。

当火车在南京北站停下来时，德国人又开始说话了。“国民政府现在就在南京。”

“他说什么？”新上车的那人看着埃布瑞，问道。

“他说国民主义者的政府就在南京。”

“国民主义者？”新上车的那人使劲砸了砸烟斗。“那些血腥的冒牌货不是国民主义者。”他说一口急促而清晰的英语。

“哦，我又可以练习英语了，”德国人说。

“不要称他们为国民主义者，不要象这样告诉这小子。国民党或者随便你称呼它什么吧，大多都是嗜血的刽子手。”英国人一边说着，一边挥动烟斗以加强语气。“在上海，蒋介石和他的国民主义者一下子就屠杀了三千或四千人。”

“是青帮干的。”

“蒋介石雇佣了青帮，他们全干着肮脏的勾当。”英国人看着埃布瑞，“年轻人，别让别人愚弄你。蒋不过是又一个军阀罢了。”

“在上海杀的是布尔什维克，”德国人说。

“他要想除掉什么人，就称他是布尔什维克。”

“我对传教士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了篮子里的人头，青帮，土匪。我就是这样告诉传教士的。”他看来非常乐意赞同英国人的观点，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交谈，以练习他的英语。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喃喃着说，“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一切需要改变了。”

“确实是这样，”英国人说。

关于中国的语言和宗教知识，埃布瑞是在耶鲁大学里学到的。但他的政治常识却来源于《纽约时报》这样一类报纸。他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对中国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他也知道这些事实：虽然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已十有五年，但政府和议会从来没有真正地工作过。而各地军阀却利用几乎可以说是他私人的军队，占据一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地盘。十年来，内战层出不穷，但血雨腥风，战斗不断，却没有一个军阀有足够的力量压倒其它的军阀而一统天下。

真是个好机会。

埃布瑞决不期望平平安安地传教，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选择

中国的原因。他希望人们能返回家园，能意识到脱离了主的指引是多么危险。他是基督的一名战士，他要证明腓力普·埃布瑞是其中英勇的一员，就象他的父亲在印度那样。

广阔的原野上，天光明亮。他望着窗外，却发现看到的不是田野和村庄，——他看到了他自己，一名战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跋涉着。

车过徐州，很快就进入山东境内了，时间一刻一刻地流逝，埃布瑞不禁想起了尤尔舒拉，他和她已订婚了。她是他父亲的一个最好的传教士朋友的女儿，是一个好姑娘，但她没有乳房，看来似乎也不会有乳房。她毅力坚强，在十五岁以前就翻烂了一本圣经。她坚毅、勇敢、严于律己，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的女儿，确实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埃布瑞觉得同尤尔舒拉相爱，真是一件艰难的事，他们也吻过几次，但都枯燥无比。每当这个时候，他们都感到很沮丧。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埃布瑞往外一看，一群人骑着马，端着枪，跟着火车奔跑。其中有一个裸着上身，一只手端起枪，打量着埃布瑞。埃布瑞听到一声枪响，感到什么东西擦身而过。

“滚下来，混蛋！”他听到有人在喊。

埃布瑞跌在地板上，看见英国人正紧紧咬住他的烟斗，他的衣服上则沾着德国人的血，那老人躺在一堆桃子皮上，口里还含着桃子。

“土匪，”英国人低声说。

火车在慢慢滑行，马上就要停下来。

“他们可能在铁轨上放了圆木，火车就不得不停下来。”

“他们要干什么？”埃布瑞指着死去的德国老人问道。

“这是出于偶然，还是他们要杀外国人？”

英国人耸耸肩，烟斗还咬在嘴里。

“我们可以抵抗吗？”

“别这样，小伙子。他们进来时，要你怎样你就怎样。别告诉他们你是个传教士。”他看着埃布瑞惊恐的脸，又说道，

“他们可能当场就捅了你。在南京，一伙湖南人就杀了一个美国传教士。象这种家伙，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

车厢走廊里一片混乱，一声枪响过后，是一阵哭叫声。

包厢的门被轻轻打开了，那个年轻的中国侍者出现在门口。

“这小子也是和他们一伙的。”英国人悄声说，那小伙子一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在德国人的衣袋里掏着什么。他摸出了一只金表和一些钱，然后狠狠地盯着埃布瑞。埃布瑞以为他要向他开枪。他觉得在那些黑色的眼睛里，都闪着同样的仇恨，这使他非常震惊。

“起来，到外面去。”小伙子用中文命令道。

“他说什么？”英国人问埃布瑞。“我不懂中文。”

“他要我们下车。”

“那我们就下车吧，我想他一定不会摆弄手上的那支枪。”

他们穿过走廊，往车外走去。那中国人挥着手枪，在他们身后，而他们的前面，走着四个商人，每人都提着一只手提箱。

“他们是在苏州同我一起上车的，”英国人对埃布瑞说，“是日本人。”

这时，又有两个土匪过来了，其中一个抡起枪把，砸在英国人的膝上。

“天啊，”英国人叫了一声，弯下腰去。

“起来，你这个王八蛋，”那土匪吼着，又踢了他一脚。

埃布瑞赶快上去把英国人扶起来。“谢谢，小伙子。”英国人感激地说。

到了车门边，埃布瑞看到外面站着十几个土匪。“快跳，”英国人在他耳边说。“别让他们来推你。”

埃布瑞跳了下去，一伙土匪立即走过来，把他和英国人围在中间。土匪们全都有手枪或步枪。“呆在这儿别动。”

埃布瑞把这话翻给英国人听了，他说，“别指望能逃跑。”

土匪们在车厢里尽情地抢夺。农民全都没人去搭理，但看起来比较富裕一些的人，象商人、地主，都被狠狠地搜查了一次。

在埃布瑞和那英国人旁边，是那四个日本人。一个只有一只耳朵的土匪，看样子是他们的首领，走过去同那几个日本人谈了几句后，就把他们放走了。这四个人看也没有看埃布瑞他们一眼，就回火车上去了。

“他们没有搜查日本人，”埃布瑞说。

“他们才不会那么傻呢，如果冒犯了这些东京商人，驻扎在青岛的日军就会对他们进行血腥的报复。”

那头领戴着一顶棉帽，向他俩走过来。“我可以说英语，”他不无得意地声称，“而且说得挺不错。”然后，他命令他的队伍从火车上撤下来，这群土匪约有一百来个人。

土匪们集合在一起，六个土匪赶着一群人走过来，这群人的前面，有两个穿着军人制服的中国人，他们的双手已被绑上，军帽也不见了。

“依我看，他们逮住了两个很有来头的人。”英国人看了

看，悄声对埃布瑞说。“其中一个是指挥官，问一问他们是什么人。”

埃布瑞转过身，用中文对那年轻的侍者说，“对不起，非常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能回答我，我就太感谢了。请问那两人是什么人？请原谅我这样问，我只是顺便问问，没有其它的意思。”

“他们是唐生德的人，”侍者显得很不耐烦。

当埃布瑞把这告诉英国人时，后者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独耳土匪向那两个军人慢慢走过去，仔细地打量着他们。他走到年轻一些的那个军人面前时，突然停住了，口中说着什么，旁边有几个人在吃吃发笑。他是在讲笑话吗？埃布瑞不知道。独耳头领往回走了几步，对着人群中喊道：“他的帽子在哪儿？”有人立即将军帽递给他。

“不错，挺漂亮的，”那头领咕哝着，把帽子戴在青年军人头上。“你是个什么官？上尉？还是将军？”

青年军人一直盯着地面。“真是唐生德的常胜军的好榜样，”那头领嘲弄着，土匪队伍里爆发出一阵笑声。

“他们要干什么？”埃布瑞悄声问道。但这一次，英国人的表情很紧张，什么也没说。

独耳头领在那儿踱来踱去，然后，指着前排的一个土匪说，“你，对，就是你，出来干掉这堆大粪。”

一个年轻的土匪走出来。

“对，就是你。你来毙了他。”

那土匪走到青年军人的面前，盯着他。

“快动手。”头领命令道。

那土匪端起枪瞄准目标，钩了板机。

那青年军人倒在地上，身子还在抽动，他的帽子滚在一边。

“再补一枪。”那头领下着命令，很不耐烦。

那土匪往前走了几步，把枪口对准青年军人的头，又开了一枪。然后，他在那儿愣了一会儿，走开了。

埃布瑞低声祈祷着。这时，独耳土匪又把第二个军人从人群里拉出来。“好好看看这家伙，”他大声说道。“他就是唐生德的副司令官。你们相信这臭大粪竟快要当将军了吗？你们该知道那些将军们是多么臭不可闻了。”

“他在说什么？”英国人问埃布瑞，他们已走到人群中去了，成了人群的一部分，但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这可是个大人物，”那头领继续说，“我要让他给我打扫茅房。”

“哎，我问你，他在说什么？”

埃布瑞把这些话给英国人翻译了一遍。

“这么说，他们抓到唐的要人了。这些嗜血的蠢货。”

“给我一个袋子，”那头领大叫着。“李顺在哪儿？”一个高个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李顺，该轮到你了。”有人递过来一个麻布口袋，那头领接过口袋，举到那军官的面前。“看看这袋子，”他说，但那军官昂着头，不屑一顾。“你这王八蛋，婊子养的，操你妈的，你他妈的不就是靠拍唐生德的马屁才混上去的吗？”那头领破口大骂。“我知道你是谁，你叫吴申吉，是个上校。伙计们，这家伙有一些象我们这样的人为他擦皮鞋，点香烟。我要问你，吴上校，你知道这袋子是干什么用的吗？”那头领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要把你装进去，让姓唐的付赎金。”

一些土匪欢呼起来。

“杀了他！”有人叫道，另一些人立即附和进去。

那头领举起手，人群立即静下来。他大声说：“我本想把人装进袋子里，让姓唐的拿钱来赎人。我听说开封有一个军阀，就出了一万两银子来换回他的小妾。”

人群里又是一阵笑声。

“但是听我说，伙计们，那女人被那些人搞过以后，就一文不值了。如果姓唐的愿意出钱，我也本想把这狗娘养的留下来，我知道这位大人也想我们这样做。但是伙计们，我要告诉你们，姓唐的不会那样做。他太骄横了，决不会付钱给我们的。他是一个狗娘养的伪君子。”他走到那军官面前站住。

“你知不知道，姓唐的不会出一个子来换你的脑袋。你这个草包。”他停住口，迟疑了一阵子，然后低声狠狠地说，“吴上校，跪下。”

那军官跪了下去。

独耳头领绕着那军官走了一圈，好象是在观赏一匹马一样。“上校，我可以答应你，你的头将会象球一样滚进唐生德的营地里去。”他向一直在旁边等着的李顺招招手，李顺提起一把长长的大刀，走到军官的身后。

“砍，”独耳说。

李顺轮起大刀，好象割麦子一样横砍过来，吴上校立即尸首分离。

独耳头领抓住那颗砍落在地的人头，还未等上面的血滴干，就把它提起来，象一个胜利者一样。“当这玩艺滚进姓唐的营地时，他的脸色一定不会好看。”说完，他把人头装进口袋里，命令前排的一个人，“把这送到曲阜。”

“把这交给唐将军，”他说，“我会重重赏你的。敢去吗？”

那人点点头。

“你混进营地，”独耳说：“把它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一定要让他们看得到。我们只要听说姓唐的已收到了，就算你一功。”

那人提着带血的口袋，翻身上马而去。

“嗜血的畜牲。”英国人轻轻骂道。

现在，独耳土匪向他们走来，他看上去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他打量着高高的英国人，用英语问道：“你卖东西吗？”

“是问我吗？”英国人四下看了一眼。“你是在同我说话吗，将军？”

“卖枪吗？”

英国人摇摇头。“对不起，将军，我只是一个建筑工程师。”

那土匪头子听不懂这么多英语，抽了抽鼻子，又问道：“你卖枪吗？”

“就是建造桥梁的。”英国人用手比划着桥的形状。

停了一会儿，土匪头子不耐烦地说：“你是卖枪的！”

“我建造——我没有卖枪——我只建造桥梁，桥，就象这个样子。”他又用手比了一下，然后失望地摊开双手，惊恐的眼睛转向埃布瑞。“给他解释一下，”他说，“小伙子，给他解释一下。”

埃布瑞用中文对土匪头子说，那英国人除了造桥以外，什么都不做。

独耳突然说，“你，把你的纸给我。”

埃布瑞对英国人说，“他要我们的纸。”

“他可能是指护照。”

埃布瑞对那土匪解释说，他的护照丢在车上了。那土匪接

过英国人的护照，胡乱翻了一翻，又递回去，又转过身对着埃布瑞。“你卖什么呢？飞机吗？”

“我是来中国旅游的。”

“卖枪吗？”

埃布瑞想起刚才的那一幕，简单地说，“我是一个学生。”

“你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话？”

“这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我说得还不好。这是一种古老，优美的了不起的语言。”

慢慢的，那土匪的脸上开始出现了笑容。“你认识他吗？”他指了指地上那具无头尸体。

“不，我不认识。”

“他是同你一起来的。”

“我请你原谅。先生，但他不是同我一起来的。我们同在一火车上，也许还在同一个车厢里，但我们不是一起的。”

独耳点点头，但他的嘴角仍有一丝怀疑的微笑。“这个狗娘养的，我认识他。他和姓唐的绑架了我的兄弟，把他编在他们的臭队伍里，强迫他替他们管枪。后来他们杀了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怕我，金有威！”他挺挺胸。“好了，现在他妈的给我讲真话吧。他是不是卖枪的？”

“不，他不是卖枪的，”埃布瑞沉住气，努力使自己和独耳对视着。“他是造桥的。”

“你和他一起造桥吗？”

“我是一个学生，现在是在拜访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我想他是个军火商，我记得我在上海曾见过他。他和一些狗娘养的英国人一起在码头上，把军火卖给唐生德的部队，或者其它的什么部队。”

“他说什么？”英国人紧张地问埃布瑞。

“他仍然说你是卖枪的。”

“这些家伙以为每个外国人都是卖枪的。”

“你卖吗？”

英国人仔细打量了一下埃布瑞。“你是个很敏感的人，是吗？”

“什么意思？”

“好了，你看起来就象在家里一样。你站在他们那边去了。”

“说的是什么话！我站在你这边。”

“告诉他我是去北方建桥的。”

埃布瑞又对独耳说了一遍。

在独耳想着这话的时候，英国人又紧张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小伙子，再给他说说，要让他相信。”

“我尽力吧。”埃布瑞转过身子面对着那土匪头子。“他不是卖枪的，他是造桥的。”

“他肯定是卖枪的。”

“在他的国家，还有我的国家，一个桥梁工程师是不会卖枪的。”埃布瑞想了想，又说，“在中国，一个学者会卖枪吗？”

“当然不，”独耳脱口而出。

“这就是了，在我们的国家里，桥梁工程师也是不会卖枪的，因为他们也是学者。”

土匪头子舔舔嘴唇，在那儿想着其中的道理。最后，终于走开了。

“谢天谢地，”英国人如释重负。“那家伙会相信你的，谢谢你，小伙子。如果他们以为我把军火卖给了那些军阀，对